



一

父亲的来信到了，整整六页的回忆材料，字迹工整，力透纸背，显然父亲抄写了几遍。内容涉及祖辈在什么样的背景下，由哪里入关，以及家族状况，结局如何，都描述得有迹可循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看得出父亲倾注的努力。

“爸，您能将家史写在纸上吗，时间不限，字数不限，这对我很有帮助。”一年前，我在电话里留给父亲一份作业。

东北人多半闯关入主，经历沧桑变换。出于职业敏感，我开始关注家的历史。父亲曾经讲给我的零星家史多半在我成长的途中就被饭吃掉了。父亲每每说起过去，我都如饥似渴，正如发现一处地宫的闸门，想目睹更多宝藏，只要我想听，他就停不

下来。之后，我们有过多次内容商榷，父亲才肯动笔。在父亲眼里，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，马虎不得。

读完全文，我发现两个易懂的别字，但我觉得完美。我读到了父亲的严肃认真，也看到他的力不从心，尽管握笔生疏，但他依然用最阳光的姿态给我看。这就是父亲，外表失去挺拔，骨子里永远热血沸腾，永不服输。

这几年，我发现父亲不爱活动，思维迟缓，话语重复，身体消瘦，那双从不知困倦的眼神，也没有以前透亮。曾经倔强的脊背也变得弯曲，一直乌黑的发丝日渐花白，这一切，突然魔术般改变着。这不像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一向硬朗豁达，他经常出现在我入睡前的胡思乱想或不顺意时的振作里。那场景眼熟，是餐桌青黄不接时节，门前一有商贩的叫卖声，他就出去看一看，把青菜、水果买回半

斤八两，放在厨房的一角，等着母亲收拾干净。生活平静、简单，一切那么自然、随意。想到这些，我长出一口气。我担心，父亲真的有一天变老，记忆不在了，腿脚不惯了，而我能照顾老人家的时候……我要争取时间给父亲交任务，压担子，让父亲保持活力。

早年，父亲农中毕业，算得上村里的文化人，与大多数村民有不同的教育方式。他不求成绩，却严格督导我们的行为习惯。一次，因为试卷没答好，父亲让我用一个本子列出没答上的所有题，告诉我学习不要欠债，学习和过日子是一个道理，欠久了就还不清了。

人一出生，便每时每刻都在完成作业中度过，或为他人，或为自己，或为社会。作业有着超乎寻常的魔力。

二

父亲喜欢读书看报，每天一有时间必看新闻类电视节目，新闻联播尤为钟爱。他关注时事，对国对家都有一份难以割舍的牵挂。哪里有文字，吸烟的功夫，他都会有滋有味地扫上一眼，多年的养成扔不掉。他深感知识的重要，教育我们从来不讲条件，这也是他能够坚持完成作业的原因。

人走远了，牵挂就紧了。我给父亲留下作业，也就留下了念性。能让父亲有事可做，做能做的事情，是我一贯的心结。

最美孝心少年徐煜岑，为了让失去语言障碍的妈妈早日说话，每天给她妈妈留下一百道数学题，写二百个生字。妈妈终于开口说话了。这与我留给父亲的作业异曲同工，我有些窃喜。我的作业显然不比父亲当年留给我的作业严苛，我只想用最简单的方式丰富起父亲的记忆，希望父亲的每一天和每一天都有滋有味，这样，他就不会衰老。

我不能为他讲述每一天亲历的事情，但能听到他亲历的许多故事，实属快事。多少年的离别，我们形成特殊的供求关系。对于应允的事情，父亲总是当成作业竭力完成，无论困难多大，从不例外。帮助我也是父亲的心愿。

手机电脑普及的时代，能收到书信实为幸事，

特别是父亲的手书，常给我感动，更伴有特别的情感。参军后，我们用书信保持着会面，每看到父亲的笔体，眼睛就湿湿的。一个刚出校门的孩子，只身处于家的远方，寂寥、想念、牵挂不言而喻。我的战友们如我，每当课余，都会不约而同地拿出书信，对着床边或写或读。这是一天作息流程中最庄重的时刻，每个人都默不作声，只顾享有。书信情节，散发出军营独有的味道。

许多关于成长的话题，都是父亲通过书信传递给我的。同样，每给家里寄信，我都盼着另一端的亲人见字如面。

父亲不会发短信，手机只用来接打电话，父亲嫌程序烦琐，发懵。于是，书信仍是我们沟通的重要途径。父亲的文笔带有典型的文人气质，刚劲得休，不像是出自青筋暴露，老茧丛生的劳作之手。是的，父亲只要一提起笔，便文采翩翩，形象跃然纸上。

这对于忙惯农活，不怎么动笔的父亲来说，是并不容易完成的作业，父亲的每一项作业都完成得很认真。他留给我的作业一直是希望，我留给他的则是一份愿景。父亲的晚年，我的童年，人生的两极，同样需要关怀。

我期待父亲有更佳表现。

三

父亲不爱勉强别人，也不爱被别人勉强，但凡他不喜欢的东西，就是说出一朵花来，也休想动摇他。他认为正确的事情，一定想法去做。因为这样的性格，被母亲叫作“犟眼子”。父亲不爱听，也不接受，连我作为晚辈，都觉得父亲受到了冷遇。其实，每当父亲有点倔强的时候，母亲都是无奈，嘴上讨伐父亲，心里着实替父亲着急，他们是五十年的夫妻。书信是父亲写的，也代表着母亲，母亲有些话通过父亲写进了书信里。

后来，我明白一些道理，父亲这种倔强发生在每个强人身上。父亲没能成为公认的强人，他的理想、抱负大都掩埋在挫败的过程里。父亲教育我：“人生等于真情加尊严。”用真情，有尊严地活着，人生虽败犹荣。他是这样想的，也是这样影响着我。

认准的事情就去做，这恰恰是自尊、自我的表现。我记事较晚，不善言辞，对新鲜事物反应迟钝。我的每一点成长，无不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。

父亲的生日临近，我该为他准备一个礼物了。老家不大过生日的。在祖辈眼里，只要生命在，每天都是生日。几十年，我欠父亲的不仅仅是生日礼物，更是一份责任。

父亲年轻时喜欢乐器，管弦乐器他都能摆弄一番。父亲的二胡水平堪比专业，那些年的春节，我家的小院就成了父亲演奏的舞台。父亲搬出板凳，端坐在院子的中央，二胡在父亲的手中显现出灵气，不起眼的两根细弦和一张马尾弓，竟能摩擦出美妙的声音，仿佛给人带入远方，我每每沉浸在音律的拨动中，也吸引同村人的驻足。而今，我真的就在远方。

我要送一把像样的二胡给父亲，希望耳边常常传来远方的黄钟大吕。

我征求父亲的意见，他有些诧异……二胡收到当天，父亲专门打来电话，听得出他的满足。我嘱咐着每天拉上一曲，他说哪天通过手机拉给我听。

四

那个早春，我再不能做“无所事事”的孩子了，父亲耐心教会我报名前必须会数的一百个数字，然后我有了公办课堂。上学后，父亲交给我一项新的任务，每天放学后，把几头猪赶到河套，饮食新鲜草料，这样猪就会快乐生长，下一学期的学费就有了盼头。那时尽管很不情愿，甚至怨恨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做下来，我坚定地认为父亲在用心帮助我。后来的任务改为放牛，这是我那些年每天的必修课，也培养起我一股牛劲，带着这股牛劲走过一道道荒滩土岭。父亲在教我怎样待物，怎样做人，更把劳作当成我成长的教科书。它告诉我一个道理，动物和人一样，能感知冷暖，有自己的目标和责任。每样东西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存在的理由，是什么材，做什么料，各有分工。牛大部分时间在围栏里，也有我给过的自由。牛渐渐长壮了，我也长高了。

我努力做着一项又一项父亲留给的作业，这些作业无非是所有父母寄托给孩子的期望。我在领受

并完成父亲的作业中，亲历人生冷暖，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人要长大，要吃一些苦。起初，我单纯地觉得孩子应该听从父母的，没有理由，父母的话就是指明灯，就是金科玉律。如果非要一个理由，那就是担心他们不好受。理由的确有些幼稚，可我又实在找不出别的什么，我一直是乖孩子。后来，我真正走上了人生的起点。

长大了，走远了，我的作业仍未止笔。记得每次父亲来信，都会叮嘱我努力工作，处理好人际关系，用质朴的爱遥控我谨慎前行。多少年，父亲没放下这些挂念，想必这是我需要一辈子去完成的课外作业了！

对我要求的，兄妹们都领教过。就连懂事早些的大哥也时常被父亲“修理”。大人们能干的农活，我们照样干得起劲。走进秋天，我抢着父亲的镰刀，一垄一垄将玉米秆放倒。庄稼地成为我直面挑战的第一课堂。孩子需要这种直接的教育，它告诉你，生活不是童话，坎坷面前，只有自己的手和脚能够帮助你。

曾几何时，我以庄稼院为耻，认为何时能走出地拢沟才叫荣耀。这滑稽的想法给了我教诲，庄稼院是神圣的，那里保存着人类最朴实、最可贵的生命基因。他们不问仕途，却严格履行自己的规则，祖祖辈辈信守真诚，踏实做人，勤恳做事，守护人类原始文明。而今，庄稼院里传承下来的文明仍在暴露的脉管里流淌。

五

生活中的父亲要强，不懂妥协，对，是不妥协。历尽风浪，也翻了船，但都没有打倒他。父亲不苟言笑，不会阿谀奉承、投机取巧，也正因为这些耿直，常被小人当成靶子。关于过去的事情，父亲常常是沉默的。

有机会走仕途那年，父亲是村委会防疫员。村委会选举前夕，村支书故意委派父亲到外县搞调研，五天后，村会计已人选落定。那位村支书曾是父亲的本家兄长，要好的哥们，而父亲至今仍无法释怀。但父亲就是父亲，他没有弯下腰，而是扛起疼痛向前走。

父亲重面子，特别是朋友的面子不能丢。他常说：“人活一张脸，这脸就是命。”即使子女，他也从不给我们提困难，不会主动表露苦衷。我们给的钱也都不舍得用，由母亲私底下存了起来，父亲全然不知。正因为这样，父亲更有理由奔忙。

记得我小学五年级那个冬季，两个自认为是父亲朋友的青年突然造访我家，厚道的父亲特意嘱咐母亲炒了一桌子菜。俩人用花言巧语把父亲灌醉，已倒卖木材为名，从父亲手里骗走五千元现金，再无音讯。父亲为这些高利贷借款，偿还了十余年。父亲至今也没弄明白“朋友”二字的分量。生活的打击让不足六尺的父亲愈加刚强。这些活生生的教材，是父亲用惨痛的经历留给我的最重要的家庭作业。

带着疑惑与反抗，我在心里完成一个又一个超乎童心的命题作业，我开始思考、观察、反叛。那些我一边看，一边听来的故事渐渐组成我生命的有机体。

父亲在用大半天思考人生的作业，大部分是留给自己的。父亲一定很累！我该拿什么保证像父亲照顾我一样留给他晚年幸福？没有理由担心自己食言，我要还父亲一个做回孩子的机会，让他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，只管做着没有时限的作业。只是这机会不仅关乎精神，还有身体。可每见一次面，都觉父亲又老了一些，岁月无情……

还是少见父亲。

不见不老。

离别久了，家的事情就会忘记很多。我突然担心起自己有一天想不起曾经发生在过去的事情，想不起父母亲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想不起自己如何走出老家的土院子，又心甘情愿地留在远方。

我不再想了。

六

晚年的父亲，一直生活在老宅院。多年里，父亲遵从祖辈流传下来的生活习惯。这种习惯基于乡土，自成体系，是感怀，更是养成。冬天一到，父亲便早早出门，上山扛柴，给略显空旷的房子储备些温暖。每年夏季，父亲会根据节令变化，精心耕

种河边一处菜园，尽管面积不大，但品种齐全，青菜够父母食用一整个夏天。

父亲不大喜欢走远，用他的话说，根在这里，哪都没有家好。芸芸世界，只是过眼云烟，唯家乡的一草一木美不胜收，百看不厌，那里有父亲的课堂。可即使不能远行，还可以慢足，在他生活的那块土地。

人随处走走，心也就远游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总盼着自己长大，却不知这天真的期许是以牺牲父亲的年轻为代价。一辈子，父亲用坦诚观摩着世俗，小心翼翼地绘制着内心那本人生的经文。他把一生的光阴押进我们的生命，而我们能给他们的只有无休无止的祈祷和一张张许诺的白条。我们都有理由不在父母身边，习惯了远离故土，父母也就习惯了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点乐趣。如时间可以倒转，我希望转得快些。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我努力勾画着父亲如我的年华。花开花落，就这样，不眷顾却长回顾。

父亲一辈子既充当老师又苦做学生，他把嚼过的苦低过头喂给了我们，口感改善，养分仍在。其实父亲给我们的最大财富就是堂堂正正做人，明明白白做事，多少年他仍这样教导着我。看我哪里做得不好，会立马不留情面地教育一番，就像小时候做错了事情，我那点小小的自尊被撕得稀碎。这就是父亲对我们的要求。

父亲教导我们活到老学到老，用隐隐的爱将我带入充满善意与险恶的世界。今天，我坦然面对一切，因为我抓住了救命稻草，那就是父亲亲手递给我的人生信条。父亲用信念围起一座城，城内，雕梁画栋任我触碰，这些都是庄稼院独有的景致。

感谢父亲为我们筑起一座精神灯塔。

我仍在成长，偶尔做着父亲该做的事情，关乎田园，也关乎生命。那一刻，父亲在远处，我在近处。我给父亲的作业，但愿没有尽期……我欠父亲一路陪伴。

责任编辑 / 刘稀元
插图 / 张 晗